

齊世英風骨嶙峋

(本文插圖刊第25頁)

于衡 (輔仁大學教授、聯合報主筆)

吉田茂幫助他逃亡

民國六十六年到六十八年，筆者擔任聯合報駐日本特派員期間，曾在東京三省堂（注一）的書架上，看到豬木正道寫的「吉田茂評傳」。在那本書中有關「郭松齡事件」佔了十四頁，其中齊世英的故事，佔了五頁。我站在書架前，讀到齊世英因「郭松齡反奉」事件失敗後，進入日本奉天總領事館新民分館要求政治庇護時，當時日本駐奉天總領事館吉田茂總領事給與禮貌性的接待，和吉田茂與日本關東軍間的周旋，頗心儀吉田茂的為人和齊世英先生的風骨嶙峋。

在齊世英先生「亡命新民分館時」，張作霖的部隊包圍新民分館達六個月之久，同時由關東軍派給張作霖的軍事顧問荒木上尉，儀戰中佐（校）、林中佐（校）不斷到新民分館要求引渡，被分館主任遠山峻拒絕。於是他們揚言，要進一步進入領事館捉人。……這是民國十五年上半年的事。

同年七月七日，齊世英和殷汝耕（殷亦在郭軍中供職，與齊同時要求政治庇護），分別穿上日本警察制服，齊化名山本條助，殷化名井上孝治，

脫離新民分館，到奉天總領事館（注二）會見吉田總領事致謝。

吉田茂先後問齊世英和殷汝耕未來的打算。齊世英說：他要到上海參加國民黨。殷汝耕則說：暫時到日本去「亡命」。不過兩人都計劃，經過大連，再到日本。吉田總領事却說：「大連那條路不能走，如果經過大連，豈不是自投羅網，而被關東軍逮捕。」因此吉田茂建議，取道安奉線（注三）經朝鮮到日本，則很安全。吉田總領事並派遣了金井巡察部長，護送兩人到朝鮮釜山。

在這段故事中，吉田茂並且幽默的說：你們都脫險了，從此本案結束，我也失去了外交交涉的對象。

齊世英先生搭乘七月九日夜十一時自奉天開出的火車，經由朝鮮、日本轉赴上海參加革命。同年的七月九日，正是蔣介石將軍就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，自廣州出發，開始北伐。

反對熊式輝接收東北

世英先生到南京後，參加了國民黨，他的黨證是「遼字第一號」。蔣先生北伐成功後，齊世英

見知於陳果夫和陳立夫先生。即一般所稱的CC。陳果夫和陳立夫請他主持東北的黨務。當時東北的地方意識較強，齊先生決心打破「地域觀念」，擴大「國家民族觀念」。一直到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發生，齊世英受命主持「東北協會」負責支援義勇軍和抗日地下工作。在東北淪陷期間，他曾數度往來中央和敵後，因此他對當時因抗日事件而坐過日本大牢的立法委員梁肅戎博士，有著一種特殊感情。對石堅先生、羅大愚先生亦復如此。

也正因為如此，在民國卅四年東北光復後，他和熊式輝將軍極為不睦。因為齊先生認為東北淪陷十四年，應該由張家父子與中央政府來負責任。特別是熊式輝不收編溥儀政權下的「國軍」，使他們投奔了林彪，感到十分不滿。甚而相互口角。其次則是熊式輝假藉蘇軍拒不移交，說是因為東北黨務工作者反蘇所引起。然後又說是齊世英在幕後指揮，不符合「當時的國策」。

創辦雜誌喚醒青年

齊世英先生，祖籍山西，出關落籍在遼寧省鐵嶺縣，到他出生時已是第八代。他念過私塾，

高中則就讀日本金澤四高，畢業後保送入京都帝大哲學系，念了半年，轉往德國，入柏林大學和海德堡大學，研讀哲學和經濟。因為受歷史哲學派的啟發，影響他的一生。

他參與「郭軍反奉」，就是為了革新東北的政治。在重慶他創辦了「時與潮」雜誌，使知識份子了解「國際大勢」，「時與潮」當時有六名特派員派駐歐洲。已故立法委員劉聖斌就是「時與潮」駐英特派員。

自民國二十六年發生的抗日戰爭，真是一以空間換取時間，血淋淋的事跡。對一般愚昧的中國大眾來說：是「誰當皇帝給誰納稅」。因此齊世英特別重視知識份子和年輕的下一代。這也就是他自己出錢創辦「時與潮」的主要原因。

當時流落在後方的青年，經常唱：「我的家在東北的松花江上，那裏有森林煤礦，還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……九一八、九一八，從那個悲慘的時候……」

對於這些作品的傳播，齊先生都出過很大的力量。

最看不慣接收大員

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東北光復同年十月九日，齊世英和今總統蔣經國先生，東北行轅主任熊式輝將軍；張家璇和莫德惠等五人同乘一架飛機，於十月十一日飛抵長春。他的任務是代表蔣中正委員長，慰問淪陷期間國民黨工作人員。

他的正義感又出現了，因為他發現那些接收大員到東北後，「吃喝玩樂的「五子登科」（注

四）作法，深恐第二個「九一八」又會發生。因此他向陳果夫和陳立夫兄弟，反應當地實情，又遇到很多困擾。

世英先生在日，曾經告訴筆者說：他參加「郭松齡反奉」，——當時他是外事處外事室主任，外事處長為王正廷，但未就任——就是為了改革政治。使東北成爲一個政治革新的模範地區。

抗戰勝利後，他主張收編薄儀政權的「國軍」和重用地下工作的黨務工作同志，但兩者都未受重視。他面見當時的蔣委員長，委員長告訴他：東北淪陷十四年，東北沒有漢奸。他很受感動。他說：蔣先生真是英明果斷。

民國三十四年秋，恐怕是世英先生一生最不得意時期，因為他看不慣當時政府派駐東北接收的大小官員。

爲中研院口述史事

中央研究院，在他生前曾派人訪問，作成口述歷史。其中的重要項目有「我與張學良」、「我與郭松齡將軍」和「東北的悲劇——從接收到淪陷」。

世英先生不止一次告訴筆者說：「如果郭松齡將軍『反奉成功』，中國的歷史將改寫」。中國將不是目前的這個樣子。他反對張作霖與張學良父子的作風，更反對西安事變。他剛由德國留學歸來時，才廿七歲，自民國十五年起到三十四年止，十九年間，他成爲中央和東北地方的橋樑。他熱愛那一望無際的原野，高粱肥和大豆香……但是在光復後，他用不上勁。

真正的中國讀書人

政府遷臺後，在立法院中他很少發言，但在電費加價時，他強烈反對，因而被開除黨籍。有人說那是有關人士要打擊CC派的藉口。自蔣經國先生當政後，他的「遼字第一號黨證」，已被送回。他被開除黨籍時，似乎沒有什麼抱怨，送還黨證時，也未顯得怎樣欣慰。他說：他信仰三民主義，想把自己的全部奉獻給國家。老一輩的政治家說：齊先生是「富貴不能淫、威武不能屈、貧賤不能移」的中國讀書人。

他是在八月八日爸爸節那天晚六時三十分，坐在椅子上，無疾而終。他的醫生說：齊先生是腦衰竭而死。他逝世時兩個女兒邦媛、寧媛都在身邊。他的長子振一，也自美返國奔喪。他走了八十九年的人生旅程，對國家和對於東北，他已經盡了力，應該沒有什麼遺憾了。

(注一)：爲日本大書局之一。

(注二)：即瀋陽總領事館、吉田茂戰後曾任日本首相。

(注三)：日人經營之南滿鐵路，自奉天到安東。

(注四)：「五子登科」爲金子、銀子、房子、車子、戲子——(電影明星) 七十六年九月一日於新店

訂閱「中外雜誌」「時代文摘」，請撥電話五三六五三一。五三六四二〇六